

第八十三章 我拿什麼供奉你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在麵前那個年輕官員開口之後，夏棲飛的腦袋就炸開來了，積壓許久的屈辱感，讓他的雙手開始顫抖。他畢竟是江南水寨的寨主，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何時曾被人如此欺壓過？

但是他是個聰明人，雖然還不敢確定自己的判斷，但對於對方的身份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猜測。如果猜測是真的話，那這名年輕官員就大不簡單，他身邊那個小孩兒更是...

“忍！必須得忍。”

夏棲飛在心裏不停對自己說著。他知道，以對方的權勢，隻需要伸根小指頭，就可以將自己這些年來積累的所有家業全數抹掉，自己的複雜大業不用再提，手下那幾千個還要養家糊口的兄弟們，隻怕也都會人頭落地更關鍵的是，慶國子民對於皇室一直以為的無限敬畏，束縛住了他的心神，讓他生不出半點違逆之心。

所以隻好忍著，雖然江湖兒郎總有幾分血性，流氓也有三分狠勁兒，但為了手下的兄弟活路和一生所願，夏棲飛壓下滿腔怒氣，在恭敬之中帶著一絲不卑說道：“不知大人今日前來，有何吩咐。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開口說道：“麻煩夏爺先將本官先前吩咐的事情處理了。”

雖然用了夏爺這個稱呼，但言語依然清淡的毫不著力，沒有一絲江湖中常見的尊敬味道。

夏棲飛不知道對方究竟打著怎樣的算盤，臉色沉鬱著，回身出廳向那位顫顫兢兢的師爺交待了幾句什麼。

範閑坐在堂中飲茶，似乎並不著急。

對話重新開始。

“本官今日前來，是問夏爺一事情。”範閑擱下茶杯，望著夏棲飛溫和說道：“前幾天夜裏。在潁州碼頭上，本官坐的船上來了些客人，被本官留了下來，不知道夏爺對這件事情準備如何交待？”

夏棲飛面色一沉，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反而是搶先問道：“大人，夏某直言，夏某便是不認此事也成。隻是江湖中人，做不來放著手下兄弟不管的事情。不錯，那夜誤登大人寶舟的人，皆是我夏某兄弟...大人微服南下，夏某有眼無珠，冒犯了大人。還請大人原諒，一應罪由，皆由我夏某一承擔，還請大人放過夏某地那些屬下。”

三皇子聽著厭煩，將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。砰的一聲，小孩子冷冷哼道：“你...承擔得起嗎？”

他刻意將這句子拉長了些，但還是稚童清亮聲音，所以並不顯得如何陰陽怪氣，反而透著股古怪的寒意。

夏棲飛後背一寒，知道這罪名往大了說。那就是謀殺皇子，幾千條人命往這坑裏埋都不見得能填滿。不過此人既然能夠在幼時躲過明氏大族的追殺，還成功地在黑道之中上位，成為如今江南武林裏的重要人物，心神自然堅定。思維也極縝密他看著這些貴人並沒有調動官兵來清剿，而是“冒著奇險”直接殺入了分舵。這個舉動地背後自然大有深意。

所以他並不怎麼真的害怕，隻是不知道這些京都的貴人們究竟要些什麼東西。

夏棲飛一咬牙，竟是舍了江湖人最重視的骨氣，對著範閑單膝跪了下去，誠懇說道：“草民自知難以承擔此項罪責，但看在大人們福澤深厚，並無絲毫受損地情況下，請大人將草民千刀萬剮，也務求留下草民那些魯莽無知的兄弟。”

這是他在有些底氣之後做出的表麵功夫，範閑卻不知道是沒有看出來，還是很欣賞對方的急智，讚賞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夏當家的，果然是位愛惜下屬地真正豪傑。”

花花轎子眾人抬，夏棲飛在這當兒的自稱已經由我變成夏某，由夏某再變成草民，氣勢越來越低。而範閑卻是從直呼其名，改稱夏爺，直到此時的夏當家的，步步高升，算是承認了對方擁有了某個說話的身份。

範閑隻說了一句話就住了口，一旁地三皇子心裏一寒，知道老師不喜歡自己先前插嘴，便要自己來充當那個惡人，不過身為皇子，當然不會怕所謂江湖草莽的記仇，用清脆的聲音說道：“夏當家這話說的晚了些，那夜的賊子已經全部被護衛殺死，扔進了江中。”

“啊？”夏棲飛呆立當場，沒有想到這些京都官員們下手竟然比土匪還要狠！居然連一條人命也沒有留下來。

他仿佛看到關嫵媚和那些兄弟們在江中漂浮的屍首，心頭一痛，怒意狂升，偏臉上卻隻表現出來了悲痛，而沒有記恨，真乃實力演技派中一員。

範閑和聲說道：“官家做事，和你們地規矩不同，那些人既然上船動了刀子，自然是不能留下性命，如果本官當真心頭一柔放了他們，日後若事情傳回京都，朝廷震怒，隻怕他們的下場會更慘，還會禍延他們的家人。”

夏棲飛沉默不語，片刻後重複了最開始的那句話：“不知大人今日前來，有何吩咐。”

對方的話已經說地很明了，上船劫銀的事情，暫時用那十幾位兄弟地鮮血洗清，此事擱置不論，那要論的自然其它的的事情。

範閑揮揮手，所有的下屬都領命出了外廳，三皇子從椅子上跳了下來，也準備離開，卻有些意外地被他留了下來。

屋子裏就隻剩下了三個人，在夏棲飛的心裏不知道在進行著怎樣的掙紮與私語，對於他這樣一位黑道人物來說，能夠同時看到兩位“皇子”，當然是從來沒有想像過的“福份”。

“我是範閑。”

範閑麵色柔和，開誠布公說出了自己的身份。

夏棲飛雖然隱約猜到了對方的來曆，但從對方嘴裏得到了最確切的證實。依然止不住心尖一顫，雙腿發軟。

關於對麵這個年輕人的故事，在慶國地民間，早已經成為了某種傳說年紀不滿二十，卻已經是監察院權柄最重的提司大人。殿前賦詩，街頭殺人，揭春閨弊案，往北齊鬥海棠。收藏書，回國欺皇子，短短兩年的時間，這位原本藉藉無名的侍郎私生子，已經成為了天下間最出名的人。不論武道權勢，都已經是最頂尖地人物。

不知在多少鄉野閑談中，範閑，已經成為了所有年輕男子們眼冒金光豔羨向往的對向，這一點。包括夏棲飛在內，也不例外，而且由於身世的關係，夏棲飛對於從未見過麵的提司大人，更生出些許讚歎之感隻是，如今自己卻得罪了提司大人得罪範閑地人。最後都會落個什麼下場，夏棲飛太清楚了。

粗略算起來，倒在範閑手上的，包括前任禮部尚書郭攸之，刑部尚書韓誌維。都察院左都禦史郭錚，因為這個年輕人。都察院的禦史挨了兩頓板子，二皇子被軟禁在府，長公主要被迫雙手送出內庫。

範閑的身份卻隨著這些事情，變得愈發離奇，宰相女婿，陛下的私生子？對於慶國四野之地地民眾來說，京城中樞裏的人或事，本來就帶著一分天然的神秘氣息，而像範閑這種人物，更是連名字的四周都被繡著金邊，令人不敢逼視！

不理會夏棲飛此時心中究竟如何想的，但他地臉上確實是顯得無比震驚，隻見他幹淨利落地一整前襟，拜倒在地，對範閑行了個重禮。

“草民夏棲飛，拜見提司大人。”

...

長久的安靜之後，範閑卻沒有讓他起身，隻是饒有興致地看著他，半晌後才輕聲說道：“明七少，本官真的很盼望你能誠懇一些，至少在行禮的時候，最好用上自己的真名。”

夏棲飛雙瞳一縮，霍然抬頭，直視範閑那雙看似溫和，實則咄咄逼人的雙眼，他地右手已經下意識裏垂了下來，隨時準備發出雷霆一擊。

明七少！

這三個許久沒有聽到過的字眼鑽入了耳朵，像兩條毒蛇一般撕咬著夏棲飛的大腦，他在無比驚駭之餘，更是心中狼戾陡生！對方怎麼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！如果這消息傳了出去，那個深植江南百年的大家族，怎麼可能放過自己？

就算自己有江南水寨，可是目前哪有必勝地可能。

“不用去摸靴子裏的匕首。”範閑不知道對方心裏還想著這麼多彎彎拐拐，隻是看著他地動作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“夏當家的當然清楚，本官最擅長的，也就是這種事情。”

然後範閑虛扶一下，夏棲飛順勢站起身來，但整個人依然處於完全警惕地狀態之中，耳朵聽著房外的動靜，不知道自己先前讓師爺做的安排做好了沒有，當此危局，他雖然猜到範提司可能是要要脅自己什麼，但依然要做最壞的打算，準備魚死網破。

三皇子像是察覺不到危險一般，在旁邊極為有趣地看著二人對話。

“你母親當年應該是被現在明家的老太君杖死的。”範閑梳理著院中的情報。

夏棲飛的雙眼紅了起來，似乎隨時準備衝上去把範閑幹掉，但是身為水寨首領，他當然清楚自己麵對的是什麼人，九品強者範提司，那是可以與北齊海棠相提並論的人物，就算自己豁出命去，也不可能當場格殺對方。

“你自幼被你那位大哥虐待。”範閑看著他，皺眉說道：“夏當家不要介意，本官不是想提你的傷心事，隻是想讓你清楚一點，本官是想與你做筆生意，而這筆生意就必須建立在你與明家的仇恨之上，如果你不夠恨明家，我也不會來找你。”

夏棲飛的氣勢一下鬆了下去，他閉上了雙眼，平伏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沉聲說道：“不知道大人要找小的談什麼生意？”

“你想做的那件事情，本官可以幫你。”談到買賣的事情，範閑說話開始直接起來：“我知道夏當家最近缺銀子。而我，有銀子。”

範閑當然有銀子，澹泊書局加抱月樓，六部衙門，宮中老戴之流。借整風之名撈取地真金白銀，加起來已經到了一個很驚人的地步，但要在江南富庶之地，與那些經年大族相比。還是差的極遠，不過天下人都知道，範提司家裏還有個財神爺父親，他家管完國庫管內庫，要說範府沒錢。連三嫂子那種角色都不會相信。

夏棲飛猜到對方會要脅自己，卻沒有猜到對方竟然準備幫助自己，一時間有些回不過神來，怔怔問道：“大人...是說三月內庫開門之事？”

“你我都是做實事的人，所以直接一些吧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三日內庫開門定

標。如果在往年，肯定是崔明兩家的囊中之物，但今年崔家已經垮了。自然會有大變動，夏當家地如果想插手，就隻有這一個機會。不巧。本官今年要主持此事，我會給你入門的資格，足夠的銀兩，接手相關的份額。”

其實範閑手中有筆銀子是誰都不知道地，這才是他最充分的信心所在。

夏棲飛皺緊了眉心。片刻之後應道：“提司大人厚情。”

他沒有馬上應話，是因為他清楚。監察院是怎樣恐怖的一個機構，與監察院掛上鉤的人，往往最後隻能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全賠了進去，如果範閑知道他地心理活動，會送他一個比較貼切的形容與魔鬼做交易。

“說明一下本官需要你做什麼。”範閑沒有在意對方的退縮，溫和笑著**裸地開出價碼，“水寨是你的，日後如果成功，明家也是你的，甚至我不會直接索取相關收益。”

夏棲飛地眉頭皺的更緊了，世上沒有如此善良的監察院官員。

果不其然，範閑喝了一口冷茶之後，很自然地說道：“該是你的都是你的，但你...這個人必須是監察院的。”

範閑說完這句話，從懷裏取出一塊式樣看似簡單地腰牌，輕輕擱在了黑木桌子光滑的表麵上，輕聲說道：“監察院四處駐江南路巡查司監司，品級不高，不要嫌委屈。”

委屈？一個江湖匪首，搖身一變成為朝廷命官，還是手握監察吏治之權的監司，委屈？傻子才委屈！

夏棲飛被範閑開出來的價錢驚住了，雖然明知道自己入了監察院之後，無論將來執掌明家還是江南水寨，再也不可能脫離這個機構，將來與內庫相關的龐大收益究竟如何分配，依然是監察院...不，或許隻是範提司私人地一句話！

能夠獲得一大批資金，能夠擁有暗中的官員身份，能夠獲得內庫主理範提司地首肯參與競爭，夏棲飛第一次有了信心，鬥倒那個鏽跡斑斑的大家族。他知道自己這一生，再也不可能遇到這麼好的機會了，但他依然有些猶豫，一來

是從此以後再難自由，要成為範閑屬下一條忠犬，對於習慣在江湖上闖蕩的他來說，實在不是怎麼甘心，而且他也不敢完全相信範閑。二來監察院的名聲實在太差，如果自己暗中領了職司的消息傳出去，就算自己日後權柄重於一方，但這名聲，就完全毀了！

於是，他做出了最後的掙紮，也許是想保留心底猶存的那絲血性，有些不禮貌地盯著範閑的雙眼，說道：“大人，草民實在不知，我為何要接受這個交易。”

“噢？”範閑好奇問道：“夏當家的莫非不想奪回明家？那個本來就屬於你的家族，據本官所知，明老爺子當年遺囑裏，排頭前第一的名字，可就是明青城。”

明青城，就是夏棲飛的本名。他微微一凜後咬牙說道：“非是草民不識時務，隻是報仇有太多方法，草民如今忝為江南水寨頭領，若要對付明家，有很多法子...至於內庫的事情，草民或許想的岔了，明家財雄勢大，草民怎麼可能在明麵上鬥贏對方。”

範閑眯起了眼睛，笑了起來：“夜黑風高殺殺人？我相信明七少你擁有這個能力和決斷...隻是這些年的事實已經證明了，你不是這樣瘋狂的人。要冒著江南水寨覆滅的風險，去火燒明家莊...先不說你有沒有這個能力，就算你真這麼做了，那你又如何說服自己？水寨兄弟被官府通緝，孤兒寡母在世上流離。這種場景難道是你願意看到地？還是說，你覺得這樣的收場，你快意恩仇死去之後，還有臉去見那位將你救活。扶你上位，對你恩重如山的老寨主？”

他有條不紊地說著，氣勢並不怎麼逼人，但就是這樣溫溫柔柔地說中了夏棲飛的心中脆弱處，強大的說服力隨著這些分析。開始侵擾夏棲飛地思緒，讓他的麵色黯淡了起來。

不等夏棲飛回過神來，範閑繼續溫和說道：“夏當家最想要的，不僅僅是複仇，而是要奪回明家。然後站在你那位年過半百的長兄麵前揚眉吐氣...如果隻是殺人就能解決問題，你就不會等這麼多年，而且用蠻力行事，江南水寨覆滅，就算你將明家殺地一口不留，那明家又在哪兒呢？你要奪回來的東西還會繼續存在嗎？”

範閑平靜看著他的眼睛：“站在我的立場上。我勸你不要這樣選擇。你為之奮鬥了這麼多年的目標，就在地眼前煙消雲散，那滋味一定不好受，而且將明家完整地保留下來，想必也是明老爺子的遺願。雖說明家待你實在可惡陰狠，但是你的父親。對你們母子二人並沒有什麼虧欠。”

夏棲飛沉默地站在原地，一動不動，似乎還在消化範閑的言語，這位慣經刀口浪尖的漢子驟然間想到一個事實，對麵這位年輕地大人，與自己的遭逢有極多相似之處，難道他也是在尋求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？比如內庫，那原本就是葉家的產業...要完整地奪回來？

範閑並不因為他先前的婉拒而恚怒，而是極有耐心地等待著對方思考的結果，他對自己地說辭有信心，關鍵是他對這位明七公子有信心，極其相近的身世，讓範閑能夠盡可能清晰地捕捉到對方真正的想法。

夏當家，你要的是明家的產業，而不是幾百顆人頭。”

夏棲飛在長久地沉默之後，拋出了最後一個疑問：“提司大人，草民不解一事。”

“請講。”

“大人此行，自然是為接手內庫做準備...崔明二家把持外供渠道已久，與...那方麵牽連太深，大人自然是要對付他們。”夏棲飛強行咽下了長公主三個字，憋的臉都有些紅了，“可是大人為什麼如此看得起草民？以大人地權勢地位，輕輕鬆鬆地就摧垮了崔家，除掉明家也不是什麼難事，大人完全可以自己做這件事情，而不需要草民出力。”

“崔家啊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：“和明家的情況不一樣。至於我為什麼不出麵，是因為我不方便出麵。”

不方便三字道盡官場真諦，他本身就是監察院的提司，如今又要兼理內庫，朝廷的規矩嚴苛，內庫隻負責一應出產，外銷卻必須由民間商人投書而得，於院務於私務，範閑都不可能站到台麵上來，所以他才需要找一個值得信任、又方便行事的代言人。

對於範閑來說，崔家與明家的情況當然不一樣，整治崔家的時候，他做的準備夠久夠紮實，長久的沉默與虛與委蛇後，由言冰雲領頭做雷霆一擊，自然無往不利。而明家如今有了前車之鑒，早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，要再想從出貨渠道與帳目上揪住那些奸商，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

當然，最大的區別在於範閑倒崔家，有一個絕對強悍的人物做幫手。那個人擁有除了慶國皇室之外，最強大的勢力北齊那位年輕的皇帝。

而明家相關的人物，卻集中在東夷城與海外，範閑曾經殺過四顧劍的兩名女徒孫，包括他在內的慶國朝野更是讓東夷城戴了無數頂黑鍋，雙方積怨太深，此時若想要與東夷城攜手倒明家，範閑自忖沒有這個能力。

範閑站起身來，用手指頭輕輕在桌上那塊腰牌上點了兩下，說道：“這牌子先留在這裏。今夜之前，給個回音，當然，你應該清楚，如果你決定了。你需要準備些什麼東西。”

夏棲飛恭敬地側身讓到一邊，沒有正麵回答他的話，隻是說道：“大人今日前來，如神子天降。雖然大人不喜太過擾民，可聲勢已在，隻怕不好遮掩。”

這句話不知道是在拍馬屁還是隱著什麼別的意思，範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目前夏當家...還是一個不小心踢到鐵板上的人。你先把這角色演好吧。至於本官的行蹤何須遮掩？大江之上一艘船，還得勞煩夏當家的屬下們沿途護送才是，本官隨身帶了一箱銀子，可不想再被賊人惦記。”

夏棲飛將頭死死地低了下去，沉聲道：“謝大人不殺之恩。”

範閑回身將老三從椅子上牽了下來。夏棲飛此時才想到，這一番談話之中，自己似乎稍微冷落了這位小貴人，心裏不免有些忐忑，卻又來不及做什麼彌補，腦中忽然一動。遲疑說道：“大人，若三月開民，下官與明家打擂台，對方一定會起疑心...到時候...”

“你站在本官這邊，本官自然站在你這邊。”範閑微笑望著他。牽著三皇子地手往外麵走去，拋下最後一句話。“夏當家主意拿的快，本官十分欣賞。”

—

江南水寨沙州分舵裏一片安靜，死一般的安靜，寨主已經下了最嚴厲的封口令，雖然沒有明說什麼，但兄弟們都知道出了大事，隻敢猜測，不敢胡亂去傳。

夏棲飛坐在那張尤有餘溫的椅子上，麵色陰晴不定，不知道在思考著什麼。

師爺從外麵走了進來，附到他耳邊輕聲說道：“水師那邊已經封了營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”

夏棲飛麵色一沉，低聲說道：“無妨，隻要這事談妥了，老沈應該沒什麼問題。”

師爺訥訥說道：“已經扣了我們很多艘船，依您地命令，沒有起衝突...不過先前京都那幾位主子離開後，咱們的船也被放出來了。”

夏棲飛低頭道：“這是對方展露實力。”他冷笑道：“在對方的眼裏，我們不過是些螞蟻罷了。”

“寨主，已經準備好了...供奉正在後廂洗劍，隻等寨主一聲令下。”

夏棲飛始終沒有發出口令，眉頭皺的極深，片刻後忽然幽然說道：“錢師爺，你看這事做得嗎？”他地手輕輕撫摩著那塊監察院的腰牌，腰牌十分光滑，不知道已經做出來了多久。

師爺顫抖著聲音說道：“全憑寨主吩咐，小的...不敢多嘴。”

夏棲飛閉著眼睛說道：“京都來的大人，似乎習慣了這種做事的方法，也太過高估自己地實力...就算他們身邊有那些七八品的高手護衛，如果我們傾巢而出，其實也有機會...”

師爺在心裏罵了兩句，心想你明知道那樣不可能，還這般說，無非就是不想背那個惡名，想讓自己幫助說服你，說道：“那位護衛首領，實力已至顛峰，若放在江南武林，完全足以開山立派，寨主須三思。”

關鍵是那位大人自身。”夏棲飛睜開雙眼說道，其實

範閑給他的條件足夠令他動心，隻是他身為一方雄主，如今卻要成為他人的屬下，而且永世再難翻身，一時間確實很難接受，先前一方麵在和範閑謙卑說著話，另一方麵卻通過師爺做好了決殺的準備，因為水寨裏最高深莫測地供奉先生恰好是在沙州分舵，所以江南水寨不是沒有反擊的能力。

但他心裏也清楚，所謂決殺，隻是自己安慰自己，免得自己顯得太沒有出息。

夏棲飛歎息了一聲，有些莫名地傷感，知道江南水寨便要在自己的手上，變成朝廷的鷹犬，這種感覺實在是非常的難堪與難受。他站起身來，看著師爺那張想要哭的臉，知道對方在害怕自己做出極其不明智地選擇，不由下意識裏拍了拍對方的後背，想安撫一下對方。

觸手處皆是一片濕冷，夏棲飛一怔之後才知道。原來師爺在這大冬天裏竟是被京都來人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不由自嘲地苦笑了起來皇權與監察院的威壓，看來果然不是自己這些民間霸主可以抵禦的。

主意終於定了，他沉著臉說道：“馬上散去所有布置，明面上監視那艘船。暗中保護那艘船地安全，一定要保證那條京都船安全抵達蘇州！”

“陸上呢？那位大人身邊。”

“大人身邊強手如雲，不需要我們多事。”

“是”師爺點頭應下，接著卻皺眉說道：“可是...供奉老大人那裏...他是準備出手了。”

...

夏棲飛沉默了下來。知道這件事情有些複雜，暗中投向監察院地事情，一定不能太早地暴露在江湖之中，不然自己禦下不能，外麵的壓力也會大起來。至於供奉老大人...那更是麻煩之中地麻煩。這位供奉乃是江南水寨最神秘的高手，論起輩份來說，乃是老寨主地師叔，自己的師叔祖，一向極少出手。卻隱隱為江南水寨的鎮山法寶。

如果那個古板而堅持的老供奉知道自己這個外姓寨主...想要完全投靠官府地話？

夏棲飛忽然打了個寒噤，才發現自己似乎低估了事情的複雜性，沉默半晌後，忽然臉上流露出一抹狠色，低聲說道：“去招內堂的貼身護衛過來。”

師爺心頭一寒，知道寨主為了那件事情。準備清除掉供奉大人，隻是...自己這些人能做到嗎？

半個時辰之後，江南水寨之主夏棲飛端著一鉢雞湯，恭恭敬敬地來到了後園，準備孝敬一下水寨之中地位最特殊的那位供奉大人。而在他的身後，則隱藏著他最親信地殺手們。務求畢其功於一役。

但他在門外站了半晌，也沒有人來開門。

院子裏死一般的寂靜。

...

夏棲飛推開門走了進去，臉上一片平靜，說道：“師叔祖？”

沒有人回答他，夏棲飛目光一掃，心中驟然大寒，手上一鬆，雞湯摔到了地上，淋漓一片！

隻見屋內床邊蒲團之上，坐著一位須發皆銀的老者，老者發髻緊紮，一身劍袍，長劍係在腰側，渾身上下透著股厲殺之意，很明顯這位供奉大人已經將自己調息到了最完美的境界，時刻準備出劍殺人。

但供奉已經無法殺人了，隻是圓睜著的雙目透著強烈地不甘與憤怒，如果目光可以殺人，那確實有些驚心動魄。

一道恐怖而精細的血口在他的喉骨處破開，直通頸後，貫穿的傷口後，鮮血順著水寨老供奉的後背流到了地上。

供奉已經死了。

...

殺死供奉的刺客劍意驚人，所以供奉屍體身前沒有血漬，所有地血水全部被那一劍之威逼向了身後！

夏棲飛顫抖著走向供奉的身體，有些不敢置信地看著眼前這一幕，他是準備來做欺師滅祖的事情，但當這件事真的發生後，又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自己是準備拚幾十條人命，而又有誰能這樣悄無聲息地殺死這位老人？

一張紙條飄了下來。

夏棲飛用驚惶的眼光掃了一眼，隻見上麵寫著：“你動了那個念頭，我依然給你機會。他動了殺心，所以我殺了他。”

江南水寨之主地身體開始不受控制的顫抖了起來，直到此時此刻，他才真正知道，監察院地實力，原來真的不是一個幫派所能抗衡的，對方這是在幫助自己清除歸降的最後障礙，也是對自己的最後邀請與警告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